岁月勋章

■丁明琰

迷彩军娃

时光像个魔术师，把当年襁褓中的婴儿，打造成一名军营男子汉。我身为一个母亲，对此深感欣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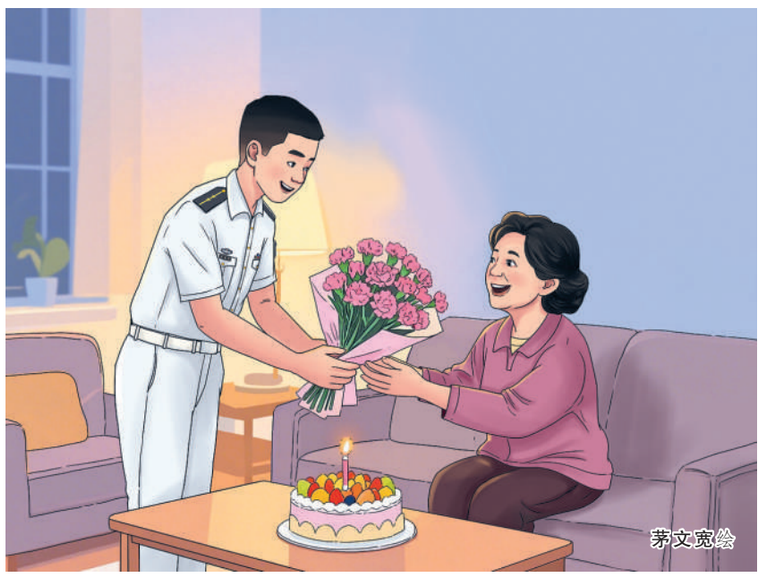
“长大后，我要给妈妈买闪光的裙子！”这是儿子小时候对我说过的话。年幼的他一本正经地说出这句话，让我非常开心。我想，他所说的“闪光的裙子”一定很美丽。

部队家属院的孩子们，对军营生活从小耳濡目染。《团结就是力量》是儿子学会的第一首歌。他的发音奶声奶气，表情庄重认真，气势雄赳赳气昂昂，如同一名行进中的英武战士。那时，营区和家属院连在一起，孩子们玩耍的场地很宽敞。他们有的骑自行车，有的踩滑板，一个个呼朋引伴，热闹不已。

有一天晚上，儿子疯玩回来，摸着胳膊唏嘘着：“旭航的拳头，打在身上真疼啊！”我一问才知，他的两个好朋友打架，儿子为了拉架，挡在他们中间，结果拳头不小心落在了他的身上。这份稚气的“哥们义气”，真是可爱又有趣。

电视剧《亮剑》热播的时候，儿子已经上小学了。他迷上了李云龙，放学后就和同伴们操练，模仿电视剧里官兵的样子，挺起胸脯扯着嗓子整队、报告，还在家属院的空地“打仗”。连廊里、假山后、松林间，到处都是小家伙们冲锋的身影。儿子在家时，还常常拿着架子鼓的鼓棒，煞有介事地在地图上比划着，研究“进攻”路线。房间里经常传出他抑扬顿挫的“战略布局”声。他在那张地图上，用铅笔标记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作战路线，记录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“战斗故事”。

当时，部队出差任务很多，留守的家属们互帮互助，孩子们也结下深厚友谊。有一年，孩子爸爸出差了，我独自在家准备儿子的生日餐，等待他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吃饭。伴着楼道里嘈杂的脚步声和咚咚的敲门声，我打开门真是惊着了：“这是来了一个排？”孩子们喊着“阿姨好”，鱼贯而入。餐桌根本坐不下，我只好让这个“队伍”围着餐桌转着圈吃。孩子们欢呼着，大快朵颐。我想，这份热闹，也许是这群生活在家属院里的孩子们独有的吧。


茅文宽绘

“天很蓝，今天的能见度很高！”每到丈夫归期将至，儿子清晨第一件事，就是扒开窗帘伸着脑袋看天气。他知道，爸爸的飞机都是大晴天回来的。儿子总喜欢把小手覆在爸爸宽厚的手上，数他指节间的老茧。那是属于飞行员的勋章，也蕴藏着浓浓的父爱。他爸爸只要轻轻一托，就可以把他举到肩头。坐在爸爸肩头的他，感到很幸福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十几年过去了，当年的那些孩子们，也随父母去了祖国各地。我家也早已搬离了那个营院。前几天，儿子在微信上告诉我，单位有个儿时伙伴与他重逢，说在我家吃过生日餐。根据儿子描述的“线索”，我在家翻腾相册，果然找到了那个孩子。小家伙当年高高瘦瘦，八九岁的样子。真是他乡遇故知，跨越十几年，他们还成了战友。这让我和儿子激动不已。

这十几年在岁月的长河里微不足道，但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，又是沉甸甸的。孩子爸爸在一次飞行训练中离开了我们，生命永远定格在42岁。那年，儿子未满13岁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不愿再过生日。每年儿子的生日，我总想起他出生那天的情景。那天上午，出差回来的丈夫送我去医院产检，然后去取他的生日蛋糕（因为我爱吃蛋糕）。蛋糕取回来了，儿子也迫不及待地顺利降生，比预产期提前一周。父子俩的生日，居然成了同一天。每当我想起这些，不觉间嘴角就扬起微笑，蓦然回到现实，又是浓浓的失落感……

欣慰的是，儿子一直很努力。他上军校后，我每年都会收到学校寄来的喜报。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举行的那年，儿子光荣当选为升旗手。每天在训练场上重复上千次升旗动作，汗水浸透军装，手掌被磨得通红，他仍一丝不苟地校准每个细节。比赛结束后，当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响起，在全场肃立仰望的寂静里，儿子眼神坚毅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五星红旗破空而起。那一刻，他不仅完成了使命，更传承着他父亲未竟的荣光……

“妈妈，你把自己照顾好，不用担心我。我比别的孩子多一份历练，不是更好吗？”儿子常常这么安慰我。这些年来，从上学到参加工作，我不知道他默默忍受了多少孤单。我总希望自己能够强大到可以弥补他对父爱的缺失。我们娘俩也常常倾心交流，那些激励彼此的话，几乎可以汇总成一部厚厚的励志书。

有一次，儿子结束封闭训练，回家看我。我打开门就收到一捧美丽的鲜花，还有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灿烂的向日葵被朵朵明媚的康乃馨环绕，还有灵动的满天星点缀其间，着实让我欢喜。我想起儿子小时候许诺给我买“闪光的裙子”。那天的感受就如同穿上“闪光的裙子”般，美丽、幸福……

有人说，当孩子在父母面前报喜不报忧时，孩子就长大了。无论是军校拉练，还是加班加点，儿子很少跟我提及辛苦，反而经常开玩笑逗我开心。前些天，我用破壁机做了青汁。苔藓绿的糊状物让儿子不明所以。他幽幽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敢喝，怕变成史莱克。”想到动画片《怪物史莱克》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发笑。

“唯有在万水千山中走出只等闲的肝胆，方能在时代沙场上写下属于当代军人的风采。”这是儿子读完《为什么是毛泽东》这本书的感悟。我读完这本书后，深有感触，便推荐给他。他的见解，让我感到很欣慰。

前些天，想着儿子的生日快到了，我以为今年又要独自度过这一天了。不承想，他在生日当天提着蛋糕，出现在家门口。“妈，您辛苦了。”儿子微笑着说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底暖流涌动。

看着认真切蛋糕的儿子，我的思绪飘出很远。我看到了当年那个在大院里呼朋引伴的孩子，那个为了阻止朋友打架而挨打的“小战士”，看到他被爸爸扛在肩头的样子……如今，他已经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军人，一名懂得责任与担当的男子汉。

岁月带走了许多，却将坚韧与温情留给了我们。它化作了两枚勋章，一枚别在儿子的肩头，一枚烙在我的心底。

一朝为军人 终身是战士

■王玮

家风

爸爸曾服役于“硬骨头六连”，多次出色完成战斗任务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他带领所在班取得胜利，荣立个人一等功。他全身80余处被弹片击中，头部中弹、左肩锁骨断裂……经过4个昼夜的接力抢救，医护人员才把爸爸从死神手中抢回来。2000年秋，爸爸告别军营，成为一名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警察。

爸爸的英雄事迹，发生在我出生前。我对爸爸的认知，是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累积、转变的。

记得在我读小学时，一次语文测验，我只考了53分。妈妈将我训斥一通后，抛下一句狠话：“等你爸爸回来，看他怎么收拾你！”

傍晚，爸爸下班回家，被妈妈拉进厨房“嘀咕”了半天。稍后，爸爸走进书房，站在我身后。我胆战心惊，不敢回头。没料想，爸爸只是伸手摸着我的脑袋，说：“走，吃饭去！”

“爸爸，我语文没考及格。”我忐忑地说。

“没事，继续努力就好了。”爸爸语气柔和地说。我想象中狂风暴雨般的训斥，没有发生。从那时起，爸爸在我的心目中，充满了包容与慈爱。

2006年5月，我正紧张地备战高考。一天半夜醒来，我猛然听见爸妈卧室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一向恩爱的父母，怎么会吵架？我走到他们卧室门口，敲了敲门。

见我站在门口，爸爸知道事情瞒不住了，便对我大概说了说。爸爸当时在省“扫黑办”负责对外宣传工作。他与办案民警深入一个涉黑性质犯罪集团的案发地采访后，要在媒体上公开揭露其暴行。这惹恼了在逃的团伙成员。他们先后两次把恐吓电话打到家里来威胁妈妈，并声称掌握了我家的住址和我就读的学校。妈妈吓坏了，劝爸爸刊登新闻稿时，不要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。爸爸却说：“我代表的是正义，害怕的应该是他们。我在报刊上说真话，怎么还要隐姓埋名？你不用害怕，要相信法治的力量。”

我第一次发现爸爸如此执拗。后来，他坚持署自己的真实姓名，那篇新闻稿还在中央、省、市报刊刊发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在此后的20多天里，爸爸每天都要目送我走进学校……当然，那个犯罪集团受到了法律的严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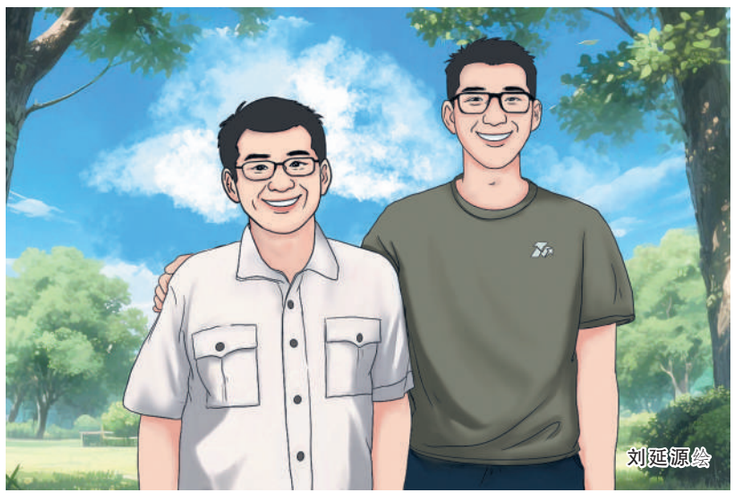
经历过战争的磨砺，爸爸对生命的意义有深刻的理解。汶川大地震，他随特警深入震区救灾；抚州唱凯镇决堤，他与民警一同涉水救人……

我第一次见爸爸落泪，是2016年的夏天。家住偏僻农村的村民熊超文，读了爸爸写的一篇“打拐”纪实文学后，奔波近百里路，赶来向爸爸寻求帮助。熊超文的女儿小曦被人拐走两年有余。他一边打工，一边寻找，却在一次施工中不慎从脚手架上跌落，摔断腰椎。

几经救治，熊超文勉强能生活自理后，便心急如焚地找到爸爸。得知熊超文的经历，爸爸落泪了。报请领导同意后，他便与“打拐”民警一起直奔乌蒙山区。历经艰难曲折，他们终于在一个小山村里，将被拐的小曦解救出来。

“一朝为军人，终身是战士。”这是爸爸的座右铭。受爸爸影响，2010年7月，即将大学毕业的我走进向往的军营。10多年的军营生活，我一路“对标”爸爸，取得不少荣誉。我至今记得，爸爸有一次捧着我的奖杯，乐呵呵地对我说：“继续努力，不许骄傲。”

我告诉爸爸：“您这位老兵的叮嘱，我一定铭记。”


刘延源绘

记忆里的清甜

■黄建建

故乡情思

在我4岁那年，父亲在院子里移栽了两棵龙眼树。它们默然生长，也将柔韧的根须，伸进了我成长的脉络里。

移栽龙眼树那天，全家如迎接新成员般欢喜。挖坑、扶苗、培土、夯实……一家人手脚不停，笑语不断。待两株新绿稳稳立住，母亲招呼大家站在树前。相机咔嚓一声，定格下这份朴素的喜悦。

母亲照料树苗，倾注了不少心血。晨曦微露，她便提着水桶，细细浇灌，偶尔添些薄肥，或修剪掉多余的枝叶。她常说：“树是有灵性的，我们要好好待它。”

果不其然，几度春秋，两棵龙眼树枝繁叶茂、亭亭如盖。每到盛夏，金黄的果实压弯了枝头，在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。我和小伙伴总爱爬到树上，摘那高处的果子。它们个个饱满，果肉晶莹剔透，咬一口，汁水清甜无比。我们常常边吃边嬉闹，有时摘得多了拿不了，果子洒落一地。母亲见了总是无奈地摇摇头，嗔怪我们浪费。她也不忘给邻居们送去几篮，定要补充一句：“自家树上结的，格外甜！”

村里的小伙伴，很羡慕我家这两棵龙眼树。每逢果子成熟，我家院子里便格外热闹。树叶轻轻摇曳着，筛下细碎的金光，落在小伙伴们盛满期待的脸上。我爬到树上，将果实抛下去的那一刻，心里非常满足。

我上初中后，家里准备盖新房。图纸落定，两棵日益粗壮的龙眼树，成了施工车辆的阻碍。父亲接连几天紧锁眉头，在树下踱步。在一声声叹息过后，父亲决定将它们移走。我心头猛地一坠，接连几日闷闷不乐。

后来，我参军入伍离开家乡。每到龙眼熟透的季节，我总是买一些尝尝。在一次视频通话中，母亲说要给我看个老物件。她在相册中仔细翻找后，举起一张泛黄的照片凑近镜头——正是当年龙眼树初到我家，我们全家拍的那张合影。母亲指尖轻点，语气中充满了怀念：“看，你爸那时候多精神，我那会儿头发黑着呢，你这个小不点还躲在你哥哥身后……”

望着母亲回忆往事的样子，一股熟悉的、混合着温暖与微涩的滋味悄然涌上我的心头——那是身为一名军人，面对遥远的故乡时，才会有的独特心绪。我笑着应和着母亲的话，目光在那张老照片上停留了许久。

后来，我回家探亲，惊讶地发现院子里的菜地上，竟立着两株新栽的龙眼树。我不解地问母亲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母亲没有回答，而是打开手机翻找了一会儿，递到我面前。屏幕上，是父亲发给她的一条微信，字句简单却沉甸甸：“儿子在部队工作辛苦。他从小爱吃龙眼，咱们再种上两棵。”

那一刻，我的心仿佛被什么重重地揉了一下。这两棵新移栽的龙眼树，是父母无声的凝望和绵长的牵挂。

如今，每次回家，我总爱在龙眼树下小坐片刻。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我仿佛听到儿时的欢声笑语。那些攀爬摘果的雀跃，分享果实的喜悦，还有母亲在树下忙碌的背影，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母亲常说：“龙眼树结果需要等待，就像你们长大一样，需要时间和耐心。”我望着眼前的龙眼树，心想：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，它便会悄然开花。就像我对故乡、对至亲的眷恋，从未因山高水远、工作繁忙而消减，只是在光阴的土壤里，把根扎得更深，长得更韧。这深扎的根，连着故土家园，也连着肩上沉甸甸的使命。

暮色四合，庭外雨声初歇。母亲端来一碗刚煮好的龙眼汤，清甜的气息沁人心脾。我捧起温热的碗，指尖传来的暖意熨帖着掌心。轻轻啜饮一口，那久违的味道，让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

难忘邻里情

■门建新

那年那时

我当兵多年，其中有五六年时间，妻子和孩子是在部队驻地生活的。那时，我每年都会在孩子放寒暑假时休假，携妻带子辗转千里回乡探望父母。妻子格外细心，每次探家前，总会提醒我买些驻地的土特产，回家后分发给老家的邻居们。她说，大家平时对老人多有关照，这份情不能忘。

家乡地处偏僻，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用品要到几里外的镇上去采购。我们探家前，会多准备一些食材和生活用品，但难以确保样样齐全。父母平时生活简单，我们一家三口回去，做起饭来难免手忙脚乱。再加上家中时不时来客人需要招待，母亲和妻子做饭“临时抱佛脚”的情况，时有发生。今天到张婶家借点花椒、大料，明天到李大爷家借点淀粉、陈醋……邻居们毫不吝啬，只要家中有的，都会热情地拿出来，并一再叮嘱：“家中缺啥就来找，千万别见外！”

起初，妻子对去邻居家借东西感到不好意思。因此，每次做好饭，她总要盛一些给邻居送去，算是还了人情。后来，妻子在经历了几次邻居家来客人，向我家借碗筷、盘子等事情后，心里才稍稍踏实些。

“在村里，谁家的东西都不齐全，尤其到了农忙季节，镰刀、锄头啥的，相互借用是常事，乡亲们就在边借边还中帮衬着过日子，谁也不觉得不好意思。”妻子听到母亲的解释，被邻里间那种善良、质朴的情感深深打动了。

那年寒假回家，一天夜里，儿子突发高烧。镇医院远在几公里外，怎么办？情急之下，妻子想到用酒擦手心、脚心和胸口，可以降温。可家里并没有酒，母亲便催促我去邻居家问问。当我敲开邻居张大爷家的门，说明来意后，张大爷毫不犹豫地拿出一瓶包装精美的酒递到我手上。

为了表示感谢，3天后，我专门从镇上购买了两瓶酒去张大爷家送还。在交谈中，我才了解到，张大爷拿给我的那瓶酒，是准备第二天给儿子定亲招待亲家用的……

此后，每逢探家结束前，我和妻子总会去镇上购买些蛋糕、点心、水果等，给邻居家送去。邻居们的回复几乎一致：“你当兵在外不容易，一年难得回趟家，千万别在意。在部队好好干，我们和你父母脸上有光彩哩！”质朴真诚的话语，道出了大家对我的理解和对我们这个军人家庭的尊重。

“邻里间互相借东西，让人心里感觉暖暖的！”妻子每每说起这些，脸上都会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家庭秀

一笔一划
细细描红
这是爸爸教给我的
成长第一课

爸爸
让我们一起守护界碑
让祖国的名字
永远鲜红夺目

陈 玮配文

定格 不久前，新疆军区某边防连一级上士达永鹏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达永鹏和女儿一起为界碑描红。

狄 凯摄